

卷十  
天下

之下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  
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  
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  
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  
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非於變化  
謂之聖人以仁爲息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  
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  
爲驗以誓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  
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蓄息蓄歲老弱孤寡爲



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  
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  
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  
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  
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  
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  
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  
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不用。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  
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  
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  
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莊子於末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  
末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  
道術將爲天下裂，分明是一箇冒頭既總序了  
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



魯之學乃鋪述於綏序之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爲正也讀其綏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夫子亦看得出○方術學術也人々皆以其學爲不可加言人々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也聖王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々者造化也曰宗曰

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也非於變化即原於一也聖人即天人至人神人也薰然慈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爲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誓爲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歷々明備也相齒者大小上下有序也以事爲常者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爲主者教民農桑也蕃息蓄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類是也老弱孤寡爲意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



凡其分官列職爲政爲教皆是養民之理也古  
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人能盡之也可以配神  
明可以和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  
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末度猶言精粗本  
末也條相屬之意也謂本末不相離也六通四  
闢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道也道之  
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看此數句  
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  
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之史書  
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鄒魯之士搢紳先

生此指聖門而言之也分明是說孔子六經春  
秋道名分即名分兩字便有懼亂臣賊子之意  
其數散於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  
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爲百家亦時々有稱道此  
事者但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  
說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  
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爲百家也天下多  
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  
謂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  
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



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譬喻  
百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  
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爲一徧一曲之士而已天  
地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理因是而分  
析不合若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  
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美道  
之在內者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  
寡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聖體也外  
王用也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  
自爲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必

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見天地  
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幸也道術之  
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爲天下裂  
此一句結得極有力亦極爲好文字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  
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  
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  
闢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  
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



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  
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  
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  
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  
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  
薄其道大轂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  
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  
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  
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

也各川三百支川三千スウキナリニ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脰無肢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  
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  
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  
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  
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巴齒鄧陵  
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  
同異之辨相訾以綺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  
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者  
當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



必自苦以腓無肢胫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侈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萬物  
之飾爲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爲暉華也  
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而欲天下  
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用故曰備世之  
急言世人以衣食爲急故至於紛爭以致亂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  
此理而墨翟禽滑釐獨聞其說而喜之故曰聞

其風而悅之惟其喜之遂至於爲之太過言過  
甚也循順也大循其說抑遏過甚故曰已之大  
循已者抑遏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書中之篇  
名言墨子既作爲非樂節用之書欲天下之人  
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殯斂  
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爲節用汎愛兼利於人無  
所不愛也故以爭鬪爲非以不怒爲道博不異  
者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爲博而主於尚同也雖  
博不異而其教不與先王同自黃帝以來至於  
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



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  
以三寸之棺爲式而不用槨節用也以此教人  
太儉苦矣故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愛人之道  
也不愛已者言自若也未敗者言墨子之道要  
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爲非  
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爲非不能無樂而以  
樂爲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  
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  
死也薄葬太毅言太朴也其行雖爲者言所行  
之行他人難做也反天下之心不近人情也天

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任亦堪也雖一人獨  
能堪忍如天下不能何既離於人心則非可以  
爲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  
禹䟽鑿而爲之也囊盛土器也耜掘土之具也  
九音鳩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  
禹大聖人且自勞如此而况他人乎跂與殺同  
躄與僂同木曰殺草曰僂服用也相里姓也勤  
名也亦學墨而爲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  
侯之徒言從學者衆也苦獲巴齒鄧陵子三人  
名也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者而其譎怪



尤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奇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辯之事也。以綺偶不忤之辭相爲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禪家謂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爲聖人而主之尸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爲之後也。後世猶曰子孫也。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美意。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行則非。相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

者相尚爲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必先能召亂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矣。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也。雖極其枯槁而爲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楊墨。此書亦以楊墨兼言者。婁矣。今以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楊氏者。意以其學不足比數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心。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  
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聃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  
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柰攻寢兵救世之  
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聃而  
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  
自奉也不忤於衆不拂人情也以人人得其生  
為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為  
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鉞尹文之學也華山冠

名也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處為別寬閑而  
自安為宥始本也接萬物以此意接引人也心  
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  
心之行今者心之用也今釋氏所謂大用現前  
是也以和聃之意而合人之歡以此調一四海  
欲尊蓋宋鉞尹文二人以為其教主謂民好鬪  
也為受侮不辱之說以教之謂時世好戰爭也  
為禁攻寢兵之說以救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  
世人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而彼自強聃不舍  
言誇說不已也上下皆見厭而強以此自見必



當時有此諺語故以此一句結之而曰故曰也  
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  
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  
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其爲人之意太多其所爲太自苦其爲說曰每  
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  
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飢言其師弟皆忍飢  
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  
自苦如此豈爲久活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  
救世而自利之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

謀也傲矯之也亦猶豫讓曰吾之爲此極難所  
以愧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  
翰林有獨酌寄韋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尔令  
自哂便是此傲字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  
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  
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說又曰不爲苛察々々則非別宥矣言不當  
有介我之辨也不以身假物者事々皆自爲而  
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



明知其可為亦不如已之故曰明之不如已也  
其學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  
情欲之汨寡淺減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  
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大意僅如是而已適由僅  
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彭蒙由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  
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  
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

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  
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譏音奚又 骸反 寡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

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直追反拍直百反輓直管反斷

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

知前後魏魚威反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

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音遂全而無非動

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

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



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  
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  
入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  
矣其風竄况火麥反又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  
不免於魴音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躡不免  
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  
者也

不黨亦無私也易坦夷也決去私意而無所偏  
主趣物者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者一也不顧  
於慮不謀於智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決擇  
眼界平也與之俱往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由駢  
慎到皆齊之隱士其說以為天地亦萬物之一  
者謂之物則皆齊同而其為首者則無為之道  
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覆不能覆言有所偏也  
大道今家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為一而無所分  
辯此在當時有一種辯說之學自有此語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者言各有一偏也若就萬物之  
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徧以此為教則不能  
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



者矣。選擇則有可不可也。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無爲也。冷汰脫洒也。冷然而踈汰於物無拘礙也。以爲道理者以物之無碍爲至理也。其說曰。若於知與不知爲分別。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薄迫鄰近也。謏髀不正不定之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不事之故。笑天下之尚賢爲聖之學。必尚操行。彼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爲非。推拍輓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爲意。不以知慮爲

皆以巧爲巧。而我以無爲之巧。故所笑之人皆以福爲福。而我以無禍爲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爲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爲紀。言以至簡至約爲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能容萬物爲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削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尊之辭也。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



與芒乎向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  
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  
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  
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  
瓌瑋而連舛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  
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  
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閔而肆其  
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

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關尹師於老聃者  
此言先第而後師一時筆決之語耳以無物為  
宗以太極之始為主建亦主也滯弱謙下即舌  
柔長存之意為表者言其應世接物見於外者  
如此也空虛則物物皆全矣故曰以空虛不毀  
萬物為寶々寶理也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  
物全是也在已無居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者  
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  
響應皆無心也芴乎若亡者恍惚之中若有物  
而又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其清之名也以



同於物者爲和以無所得爲得有得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辱言自高而不爲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爲溪爲谷爲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即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受天下之垢知白守辱也不以實爲虛以虛爲實故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爲不足也惟其以虛爲實故雖無藏而歸然常有餘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人

師無思慮也不知前後不思筭也魏音巍々然者兀然不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迫之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不爲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其學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患亦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譽唯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木石垢礫之類是也建已是以已而自立也



故其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若土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塊不失道看此等說話便似今之深山窮谷頭陀修行之人故蒙傑笑之以爲猶死人也適得怪焉者言彭蒙之徒以此見訝於世也得<sub>レ</sub>不教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也彭蒙亦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以無是非爲主窺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窺然無所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爲一

偏之說不免於但求無圭角而已魴斲無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免於世人之非笑躄與偉同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此莊子斲一句也槩乎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斯道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看他文筆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滯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寶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



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乎若亡寂  
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  
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  
皆取寶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  
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  
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  
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  
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為不足者言藏富天  
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寂漠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為一也死  
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之學  
其來久矣天下並與今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  
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  
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  
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  
無首無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  
所偏黨也倘則黨也不以畸見者其所見不主  
一端也畸音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可以



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事也憂  
衍無窮也爲真者言借重於古先欲人以爲真  
實也爲廣者寄寓爲言廣大不拘也與天地精  
神往來與造化自然者爲友也不敖倪萬物者  
不以此傲倪於世也莊子之意正傲倪於斯世  
而乃爲此反說不譴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  
是無非而後可與世俗居處也瓌瑋高壯也連  
犴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或彼  
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諛詭滑稽詭譎也此  
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其言雖怪誕而

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讀得莊子彼其充  
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皆道理充塞乎其  
間亦世間所不可無之書也本即宗也言其書  
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闊調適之道也闢開廣也  
肆縱放也上達者可以上達天理也其言雖皆  
無爲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釋物  
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者言用之  
不盡也不蛻者謂其言自道而來不蛻離於道  
也芒乎昧乎言其書之深遠也未之盡者言其  
胷中所得非言語所可盡也○自冒頭而下分



別五者之辭而自處其末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於老子也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父字轉換處筆力最高不可不子細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爲見道之偏者若惠子則主於好辨而已故不預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所著書以五車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未正其言亦不當故以舛駁不中譏之歷物之意言歷歷攷其所談事物之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矣積之不已



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言千里之  
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  
下降則亦爲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於澤而  
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睨側視也日  
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  
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  
死者故曰方生方死有大有小是爲小同異合  
萬物而爲同異則爲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出  
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爲大則無同  
無異矣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泥愛萬物  
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  
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蓋天傾西北  
而海獨居南比之三方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適  
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  
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爲昔來矣兩環  
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爲環者必各自爲圓不可



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爲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爲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爲大小即一體也。大觀者言以此爲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辨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其說浸廣故又有郊有毛以下之論。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

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  
納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  
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東施  
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  
易入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入之心辯者之囿  
也惠施口以其知與人之辨特與天下之辯者爲  
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  
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郊有毛者言毛之在郊雖未可見而雀之爲雀



雞之爲鷄毛各不同譬如雞爲鴨伏卵出於卵者爲鴨毛而不爲鷄毛則是卵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爲三矣郢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爲王亦與得天下同矣犬可以爲羊謂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犬爲羊則今人亦以爲羊矣謂羊爲犬則今人亦以爲犬矣馬有卵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卵之名實人爲之若謂胎爲卵亦可即犬羊之意丁子蝦蟇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而其始也實科斗化成科斗既有尾

則謂丁子爲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况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爲輪纜著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輾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爲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柄雖在鑿之中而柄



之旋轉非繫可止則謂之不圍亦可言圍之不  
住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  
可謂影之動矢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  
止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射侯而未  
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  
則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  
曰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  
並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  
附於體而見則爲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出  
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爲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

名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考  
也一尺之捶折而爲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用  
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  
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強  
辯而不已即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心  
者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一  
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辯者迷  
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囿惠施日以其知與  
人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  
也獨與其徒爲人所怪訝而已其本根不過如



此故曰此其抵也抵本也自恃其口談之士以爲其壯與天地同所存雖自以爲雄高而實無學術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對徧爲萬物說之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入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墜懊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

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譽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倚人者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之人曰黃繚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爲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而對且徧爲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猶以爲少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異於人爲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爲名譽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適



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強辯。於外。故曰強於物。隕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塗。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所能猶蚊虻然。以此而爲人物於世。亦何用乎。故曰何庸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爲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愈勝也。幾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也。散於萬物者。謂散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知道。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爲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逐於外物而不知及。是可惜。

也。駘放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欲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頑聞道之列。以辯者之言。亦固皆以無爲有。而其語亦自竒特。故以寘之篇末。蓋著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制。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亡竅。皆是一箇體制。不可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



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  
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所以六經之說  
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軒之後其學既不傳今  
人無有知之者矣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莊子庸齋口義卷之十終矣



110X
580
13
12